

《文献》杂志建刊十年感言

编者按：《文献》杂志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学术刊物，它以介绍我国古近代文史等方面典籍的刊藏、整理与研究为主旨，着重披露北图或其他中外所藏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出刊以来，获得国内外广大学者的重视与欢迎。值此创刊十周年之际，又辱荷许多著名学者赐文或惠函称许扶掖，不胜感激之至。现将来稿发表于下（基本上依收到时间为序），以飨关心本刊的广大读者。

我们决心努力改进工作，以使刊物办得更好些。而学者们向社会所发出的呼吁，也希望有关方面予以正视。

祝贺《文献》季刊创刊十周年

北京大学教授 邓广铭

《文献》是我最爱读的刊物之一。在它的每一期内，必能发现我所爱读的几篇文章。在目前，在我国学术界有许许多多人叫喊我们的传统文化遭逢到挑战（这其实是好事）乃至危机厄运的时候，《文献》的坚定不移地刊行，实际上是在狂风险浪当中起着砥柱中流的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当中，各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难以枚举的创造、发现和发明。其中的许多项目，在历史的行进和人类的交往与斗争过程当中，其沾溉幅度，便逐渐超越了国界和民族界限，而为更广大的人群所享用。西方的学者中曾有人说，现代欧洲的科学技术，至少有一半以上都应当追溯其渊源于古代中国，而不幸这样的光荣历史却不为现代中国学人所深知。

总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是存在着很多需要我们去发掘、探索、研究、继承和发扬的事物，即属于光辉灿烂的部分；但同时也还存在着陈腐的、迷信的、含有毒素或有害物质，阻碍人类社会前进的东西，即属于糟粕的部分。

为了振兴我们的文化，使之现代化，我们既需要批判地继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需要批判地汲取域外文化中的所有富有积极因素的成分，把二者加以有机地结合，才能收取到最良好的效益（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有机结合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说，是讲不通也行不通的；全盘西化之说更是讲不通也行不通的。

古代以至近现代历史文物资料的遗存，全都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以及信息的载体，为了批判地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便不能不就这些载体进行个体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区别其孰为精英、孰为糟粕，以便于决定取舍从违。而《文献》杂志所已经负荷起来的，正是这一使命。在此，我祝贺它已经取得的成绩，并断言它在今后必能在振兴我们的文化事业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献》读后感

苏州大学教授 钱仲联

少时读《论语·八佾》，孔子慨叹夏、殷后代的杞、宋二国，“文献不足”。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献”名称，但那是两个词儿，分别指文章与贤才。至于把“文献”作为一个词，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那是后起之义。我长大以后，专治“国学”，事实是在搞文献工作，但文献的内涵很广，任何一专家，不可能样样精通。戈戈如我，不过涉猎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禹域神州，是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而今又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对本国的历史文献，无不作深入的探讨。文献本身，并非架空的虚谈，而必然是扎实可靠的东西。据此而得出的理论，才是其根茂者其实遂。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也不能绕开文献之路。马、恩二位伟大的导师，对西方历史文献的科学研究，给后人树立了最好的典范。建国以来，我们学术界对文献的研究，也有一定数量的文章，发表于各种刊物，但东云一鳞，西云一爪，不成龙的整体。作为全面提倡，权威性的专门刊物，却仅有《文献》杂志一家。《文献》创刊以来，很快要十周年了。作为爱读本刊的我，不断从这里增益新知，收获之丰，非数言可尽。扼要来说：1. 读到了前所未见的、未知的古籍和稀见的古抄本和古刻本的材料，包括片段介绍；2. 读到了古代近代作家的集外作品和未刊作品；3. 读到了不少订正古书解释失误的高质量文章；4. 读到了不少善本的叙录；5. 读到近代当代学者的传记；6. 读到对外文化交流的资料；7. 了解国外藏书的情况；8. 读到重要著作的提要、评论、订误、辨补

等；9. 了解不同见解的讨论情况；10. 读到一些学术思想研究和文化史知识的论文。当然，这只是我所注意到的内容，并不全面。

所有这些内容，无论对老、中、青的文献学研究专家、古籍爱好者、文史探究者，都可以起到帮助打好坚实的学问根基、扩大知识面的重大作用。《文献》杂志，无异于一所专业大学，它吸收了大量的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文献》这种成绩的取得，是与编辑部同志们的努力，在当前比较不重视学术性著作的社会风气下克服困难的勇气分不开的。在此，我对同志们在文献领域中树立的功勋，特表钦佩和颂扬。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于苏州大学

《文献》杂志创刊十周年感言

四川大学教授 缪 钺

《文献》是我最爱读的杂志中之一，每一期到手，我都要仔细阅读，分类摘录其中重要文章目录，以备异日查阅参考。

《文献》中诸文，如善本秘籍之评介、古书校勘训诂之新成果、文史专题之探研、当代学者之传记、中外学术信息，等等，都使我读后深获裨益。我平生治学服膺顾亭林先生，认为学以致用，借古鉴今，固贵有通识创见，然必须建立在坚固的徵实基础之上。晚近有些文章，游谈无根，怪论骇俗，虽或能哗众取宠于一时，而转瞬即逝，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者（《书品》1988年第4期50页。重点号是引者加的）。《文献》诸文，悃朴无华，论证详赡，虽无惊俗之语，而

有笃实之功，其学术价值是经得住长期考验的。此其可贵者也。
值此创刊十周年之际，爰赋小诗，以誌祝贺：

中华典籍数千年，考献征文赖此编。

学术商量通世界，鸿篇岂止万人传？

我有两点建议：

一，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外国汉学家（包括华裔学者），常能接触广博的资料，具有创新的观点，精密的方法，他们研究我国古代文献之成果，对于我们有他山之攻错之益。希望能加强联系，邀请他们撰稿，在《文献》上刊载，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宣扬祖国文化。

二，适当的采用繁体字。通行的简体字中，有一部分是以音同音近而代替者，如几代替幾，斗代替鬪，叶代替葉，只代替隻，种代替種，征代替徵，余代替餘，并代替並，里代替裏，后代替後；甚至于有一个字代替两个以上之字者，如发代替發、髮两个字，干代替乾、幹、榦三个字。复代替復、複、覆三个字。象这些简体字，如果用在校勘、注解、考释古书的文章中，将会造成意义上的极端混乱，使读者困惑不解，甚至于误解。又如古人名字，如用简体字，也容易引起麻烦。譬如建安文人徐幹，如用简体字，写成“徐干”，读者乍一看，将不知是何许人；又如西晋时“楼船下益州”的王濬，如用简体字，写成“王浚”，则与同时的割据幽州之王浚变成一个人了。所以我建议，《文献》所刊文章，应适当的采用繁体字。

1989年3月，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祝贺《文献》华诞十周年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羨林

我是《文献》的忠实读者，对《文献》虽无偏心，但有偏爱。

这种偏爱不是没有理由的。五、六十年以来，我浏览过的中外杂志无虑数百种。最初我对什么杂志都是一视同仁，没有偏见。但是在浏览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我最不喜欢，甚至最害怕是那些专门讲“理论”的杂志，它们巍然俨然，调门很高，令人读而生畏，不得不跟它们走。然而过了不久，正当我们努力紧跟的时候，被跟随者自己的调门却变了，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大变——我惘然了。

反观有一些被“理论家们”视为“资料性”的杂志，却既无石破天惊的宏论，也少哗众取宠之心，本本分分，朴实无华。这些杂志真正吸引住了我。那些调门特高的杂志，往往“螳螂不知春秋”，活不多久，而朴实无华者则永不褪色，几十年前出版的旧本到今天还有人努力搜寻。

我认为，《文献》就属于这一类杂志。现在它出刊十年了，我预祝而且相信，它将会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继续出下去，在中国和世界学坛上，放出光芒。

1989. 3. 9

“务实”、“求是”学风的胜利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 胡道静

十历春秋的《文献》已经发表了几代学者精心耕耘的无数的涉及文、史、哲、科各个学科的图书、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的学术论著（属于科学史的例子：杨纪珂的《世界上最早的太阳视运行轨道椭圆学说》，张毅志对于《步天歌》的研究，黄燕生、任金城有关元明两代地图文献的纪述，等等），给我们的学术文化创造了丰富的有形财富。还有那非常可贵的无形的贡献就是重新建立起了“务实”与“求是”的朴质的学风。

“务实”、“求是”历来是我们的优良学风，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事物探索真理所遵行的根本方法。但是它们有遭到破坏、摒弃的时候。历史上有（例如理学的末流），现实生活中也有。我们方才亲历过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而会记忆犹新。破坏容易，重建困难。《文献》取得的成就，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珍惜。

《文献》是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学术刊物，这个优良的学风是有传统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北京图书馆月刊》、《北海图书馆月刊》、《北平图书馆馆刊》等一直信守不渝。建国以后，1961年创刊的《图书馆》季刊，在它的第三年开始（即在党的干部七千人会议之后），又曾恢复了这种令人高兴的气象。但是并不长久。到1964年秋后，突然宣布进行内部“整风”，而且通知作者和读者，要求也写文参加“批判”。接到如此的“通知”，使我心壳都缩了起来。这个刊物1965年起就停刊了。后来知道，那本来打算是作为“文革”预演的一个部分。终于，“文革”也粉墨登场了。回顾这些，意在总结经验教训，祝颂《文献》永葆青春。

《文献》杂志建刊十年感言

北京大学教授 张岱年

《文献》创刊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丰硕的，足资后人观览。

孔子尝叹夏商文献不足（孔子所谓文献指典籍及熟悉旧闻的耆老，与今所谓文献意义不尽同。）经过二千多年，由于儒家重视文献的影响，历代保存的典册资料是比较丰富的。秦始皇焚书，六国“史记”湮灭了，但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书籍仍甚繁夥。经汉末董卓之乱，《汉志》所著录者又十亡七八。唐宋典籍仍多，经靖康之祸又亡佚了不少。尔后所保存的文献还是很多的。北京图书馆所藏精刊善本尤为丰富。整理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是一项重要任务。

在传统学术中，关于诠释先秦典籍的方法，汉学（清代朴学）与宋学（理学）的观点不同。汉学从文字训诂入手，重视古字、古训的考证，但是对于古人的深湛思想往往体会不深，仅止于浅尝而已。宋学注意探求古人的精义奥旨，涵泳古人所讲的义理，而往往流于主观臆断，不能尽合古典原意。在清代，汉学与宋学争论甚烈。时至今日，这类争论都已过去了。我们今天整理古代文献，既应致力于科学的考据，也要探索古代理论思维的深湛内容，应兼采以往汉学、宋学之长，而超越他们的偏向。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有值得借鉴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更应虚心体会。近年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解释学）关于文献诠释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见解，也值得我们思考。

十年之间，《文献》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这是值得赞许的。

1989. 3. 20

祝贺《文献》杂志建刊十周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萧 璋

《文献》杂志已建刊十年，成绩斐然，影响很大，博得国内外好评。作为一个读者，我对这个学术刊物深有感受。感到它自创刊后即注意改进，特别是1985年以来改进更大，质量益高，对教学科研和古籍整理起了很好的作用，特此祝贺。

这个刊物，优点很多。最突出的是为了宣扬学术，能不顾编排的困难，打破一般学术刊物限制字数的惯例，长文短文，兼收并蓄。选载之文，方面很广，社会科学的以外，也间登少数自然科学的，但都不出“文献”之外，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足资参考。

今后希望保持和发扬这个优点。这个优点能保持发扬，我想会能得到更多更好的学术性强富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打破字数限制很不容易，《文献》作到了细大不捐，确是难能可贵。因此，更要坚持下去。不过长文不宜多，每期一两篇或两三篇即可，多了确也占篇幅。如果碰到有几篇非同时发表不可，除了分期登载，本子可以适当加厚些，勿因噎废食。至于短文，《文献》多用来补白，固然很好，不过也要区分文章性质。比如《“批亢捣虚”解》（见1987年第2期）这类文章，纯属考订性质，只不过题目小，文章短，不好单独立篇，但归入“补白”，不太合适，也不宜收入“文献之窗”，建议单辟一栏，专收这类性质的短文（名称可借用“日知录”或“读书杂志”旧书名，或定新名）。这类短文，虽是一鳞半爪，但很能体现朴学精神，有助读书治学。

《文献》似应广为采纳，以利学人。采之日久，将来如能集腋成裘纂辑为一部集体创作的《日知录》式的杂考书出版，亦未尝不是学术界、图书界的美事。惟此举非私人所能为，全赖《文献》

来筹办，故特进此言。

意见很不成熟，提出来供参考。

物换星移几度秋

——《文献》十年感言

北京大学教授 吴小如

《文献》杂志创刊伊始，有人曾为它捏着一把汗，因为这个刊物太专门，学术性、知识性虽强，内容却毕竟比较枯燥。然而这个刊物终于坚持了十个春秋，并博得海内外各方面的一致好评。始而它是不定期刊物，后来竟发展为定期出版，这就说明它一直在进步。这完全体现了主办者北京图书馆和《文献》编辑部的毅力和远见。编辑部的同志总说这是靠海内外撰稿人的支持，靠广大读者的爱护。但我以为，《文献》之所以成为今天学术刊物的中流砥柱，主要还是靠主办者和编辑部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君不见有的刊物，其内容要比《文献》“软性”得多，不是办着办着就停掉了么？有的刊物为了生存和招徕读者，竟改变了宗旨并降低了格调，成为出版界的悲剧。而《文献》则始终能在风风雨雨中巍然屹立并继续前进，这真值得我们额手称庆，为之山呼祝贺。

第一个十年过去了，下一个十年的命运如何？这似乎不能只凭人们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预言，而要看今后的文教事业发展的趋向。夫“脑体倒挂”之现象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即使在同一行业中，有的人付出劳动量愈大，结果其所得的物质报酬往往愈薄，同样形成“倒挂”。即以写文章为例，以同样字数的科学论文和不伦不类的所谓文艺作品相比较，后者在短短几天中即炮制出笼，然后上万册的印行发售；而前者则积年累月还未必竣工，即使脱稿也未必就能找到公开发表的园地。这样，写论文者不但得

不到应有的经济报偿，甚至连出版的机会也一点点被剥夺了。研究生的报考人数逐年降低，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有所抬头，中、小学生无论矣，甚至成绩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途辍学的也大有人在。出版社退书稿、撕合同以及一本书稿一压就是三年五载的事也已不一而足，而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却与书稿的质量无关，有的反而由于著作的学术水平太高从而导致征订印数过不了开印关而被搁置，或硬从出版规划里被砍掉。他如想读书的买不起书，想买书的却买不到书（不是书店不进货就是很快售缺），明明某一本书在社会上有足够的需求量，而进货单位偏偏不进货；而大量的进货却堆在仓库里，然后成捆地送到旧书店降价处理……种种不祥之兆几乎“罄竹难书”了。于是新型的“读书无用”论不用宣传便不胫而走。试想，“读书”既已“无用”，知识分子当然日益贬值。久而久之，人人都想去“开发”或“开拓”，谁还愿意成年累月地干入不敷出的文教科研工作？然则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的《文献》是否仍能抗严寒、经风雨，我也真要为它捏一把汗了。

当然，从善良美好的主观愿望出发，我由衷地希望《文献》在第二个十年中仍有着蓬勃生机并得到长足发展。到本世纪最末一年，如果我还活着，一定写一篇《〈文献〉二十年感言》，歌颂它健康长寿！

1989年3月在北京笔论

纫感与期望

——庆祝《文献》创刊十周年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唐圭璋

《文献》创刊十年来，我一直是忠实的读者，年年订阅，从

未间断。《文献》内容充实，资料信而有徵，经史子集四部都涉及，而在补正、辑佚、交流三方面，成就更显著，对整理、发掘、赏析、宏扬我中华民族文化，厥功甚伟。

我现在身体衰弱，有心无力，好多精到的文篇不能一一拜读，因而特别留意《文献》上有关词学研究的文篇，读后使我获益匪浅。如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官桂铨同志的《词人张元幹世系》，首次全面披载新发现的《永泰张氏宗谱》的主要内容，为张元幹研究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此前我的博士生撰写《张元幹年谱》，无由弄清其家世、卒年；有了宗谱的资料，问题则可迎刃而解。又如一九八八年第三期谢桃坊同志的《张炎词集辨证》，纠正江昱等人之误，考定张炎曾北游十一年，颇有创见。前修不密，后出转精，这是当今尧天舜日的盛事，令人欣慰之至！

欣慰之余，个人尚有两点希望。第一，希望《文献》在重点介绍北京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同时，更注意广泛采访、发掘各省市图书馆和私人庋藏的善本文献，以扩大交流，推动学术的发展、前进。研究古典文学，如充分利用善本，更能提高学术质量。但有些善本，因图书馆、藏书家秘而不宣，往往不为人所知。如《兵要望江南》，今《全唐五代词》据北京图书馆藏前京师图书馆旧抄本收录500首词，而吾友任老半塘所辑《兵要望江南》则有700余首，比今本多出200余首。又，我以前编纂《全宋词》时，曾用过明郑麟趾所著《高丽史乐志》（南京图书馆藏），中多脱页，后借阅赵景深先生所藏《乐学规范》（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见内收有朝鲜本《高丽史乐志》，足补郑著之缺。

现在许多图书馆或私人收藏的善本文献，一般读者难以知悉、查阅，希望《文献》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对散见在各地有价值的善本、孤本，组织学者撰文介绍、推荐、影印。近上海续印天一阁方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闻者莫不欢欣鼓舞。吴讷《百家词》比汲古阁所刻词早二百余

年，虽错讹较多，但对保存宋本原貌，则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第二，希望《文献》对现当代著名学者的遗著多予关注、整理、发表，以供后学参考。我们这辈人最敬佩赵万里先生。他二十四岁在东南大学读书时，便应王国维先生之邀，赴清华研究院当助教。他著《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方法精严，审校精当，突过前贤。希望能整理、出版赵先生的遗著。

先友夏瞿禅毕生专治词学，读书广博，成就卓著。他的《唐宋词人年谱》，为词学研究开创门径，蜚声中外。他的遗著甚多，如《词律骈枝》及《与吴梅先生讨论词学集》等，《文献》可否摘要刊载或出版？以上浅见，仅供参考。

1989年4月

祝《文献》创刊十周年

南京大学教授 程千帆

我国国家图书馆不仅是提供学术研究资料的基地，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这是有着优良传统的。那些彰彰在人耳目的古代事例，就无需再谈了。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北京图书馆当它还叫做北海图书馆的时候，就出版了多期的《馆刊》，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中，北京图书馆南迁昆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出版过几期内容形式都能保证质量的《图书季刊》。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许多篇论文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学术资料和学术信息，都曾经对象我这样已年过七十的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十年前创刊的《文献》比起北海图书馆《馆刊》和《图书季刊》来，可以说是“踵事增华”，后来居上。它不时刊出来一些有质量的论文，而且在提供罕见的、珍贵的资料以及进行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这

是使人感到十分高兴的。

近几年来，我和徐有富同志正在从事《校讎广义》的写作，该书的《目录编》已由齐鲁书社出版，《版本编》亦已脱稿送出版社，《校勘》、《典藏》两编在撰写中。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文献》一直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在这个有成就的刊物创刊十周年之际，我不但要对它表示祝贺，对它表示谢忱，同时还希望它越办越好。

广泛联系 增加信息

北京大学教授 周祖谟

《文献》杂志创刊至今已经十年，一直为学者所重视。这本刊物是阐扬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发掘披露各种珍贵的图书资料的一种专门刊物，许多学者得以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他们对文史书籍的新的发现和自己研究的成果，佳作名篇，迭有新意，美不胜收。读者从中获得很多重要的知识，深受欢迎。这本刊物已经成为交流图书文献的信息，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不可缺少的园地。

近些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远不如自然科学发展得快，甚至真正喜欢研究古代著作的人也日见其少，因此我们对《文献》杂志越发感觉重要。我国的历代典籍之多浩如烟海，国内外图书馆所藏的珍本秘笈未曾发现者必多。除书籍之外，如前代的谱牒、图影、碑版石刻以及名家的手札遗文等同样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我热切地希望《文献》杂志的编辑先生们在北京图书馆的领导下，进一步多与国内外图书馆广泛联系，增加信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为发展我国具有优良传统的古文献的研究工作而尽力。

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

纪念《文献》出版十周年 时所想到的……

中国小说戏曲史家 谭正璧

《文献》是当代国内唯一的研究中国文献的学术刊物，所收文章自当留作后代学者研究过去时代文献的参考，材料自当以少见的、过去的文献为主体，而用考据方法来传述和引证。故此，向为中外学者所重视。

从创办以来，《文献》杂志每期出版后都赠送给我，到今春为止共收到三十九期，屈指时间足足已经十年，真有光阴如箭之慨！每收到一期，总是引起我对已故挚友胡士莹教授的怀念。我们相识时都已过中年，在学术研究上彼此相通，每有所得往往互相交流。他在编著《话本小说概论》时，我把拙编六十多万字的《三言两拍本事来源考》（后来付印时被出版社改名为《三言两拍资料》实在不妥，因为里面没有《三言》、《两拍》编著者的传记资料。）清样全部借给他参考。他本来也好藏弹词，那时在杭州大学任教，知道我在编写《弹词叙录》，每在当地旧书店中购得罕见的抄本，都立即寄借给我，编入《叙录》，所以《叙录》中有他书中从未见载过的弹词书目。自古到今，文人之间常有一种陋习，不是彼此“相轻”，就是彼此“相妒”，但我们二人都一丝也不曾染上这种风气，从不互相“封锁”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料，而却是频繁交流、相助相成。《文献》的现任主编陈翔华同志是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他的导师就是胡士莹教授。我殷切地期望《文献》杂志能继续努力，发扬学术界的优良传统，促使中外秘籍文献都从尘封中开放出来，广泛交流与利用，以繁荣与发展学术研究的光荣事业。

良师益友 嘉惠学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乃和

1980年1月收到前一年底出版的《文献》第一期，当时欣喜激动的心情，记忆犹新。转眼之间已过了十年。十年来《文献》辛勤创业，越办越好，嘉惠学林。突出的特点是，内容涉及面广，材料翔实，文章精辟，学风淳朴，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十年来，真有“常置怀中，学问自然增长”之感（用康有为赞《书目答问》语），因此可以说《文献》是我的良师益友。今值十年大庆，谨祝它日益发展！

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创建和发展新文化有重大意义。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对传统文化视而不见，一概否定。在浩瀚的典籍中，记载着大量典章制度、历史疆界、民族交往、医药卫生、农业生产和中外交通，以及其他各种重要、珍贵的资料，有些尚未认真了解，或未全部掌握，有的还要进一步研究、总结，有的还有待于重新认识和阐述。在这些方面，《文献》已经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因此，《文献》的坚持出版，是时代的需要，意义重大而深远，是肩负着历史所付与的使命的。

最近几年，在国务院古籍整理研究出版规划小组和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对古文献典籍进行研究、整理、编注，出版了不少好书，使过去难找的书或某些古籍有了较完善的版本，大大方便了读者，而且还陆续出版了古文献学研究丛书，编译了今译丛书，正在编写大型断代诗文总汇等。这是空前盛举，是过去时代不可能做到的，是超过前人的。

但是，进行这项有意义的宏伟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目前形势下，青年不愿学文史，更不愿学文献，高校本科、研究生招生，遇到一定困难；又因新“读书无用论”的冲击，有人认为读书本无用，读文献专业就更无用了。又因文献专业远远不能和商业经营、应用技术、外贸外语等热门学科相比，故毕业分配也较难。

又，文献专著，因发行量小，经济效益低，出版社不愿接受，有时还要作者交出版补贴，或包销若干册，目前知识分子待遇低，怎能交纳对知识分子说是为数巨大的书款呢？故有些价值很高的书只得束之高阁，不能与社会见面。这些环节不畅通，必然影响文献队伍的充实和提高，影响文献工作者的积极性。

现在并不是人多书多，我认为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暂时的现象。我国事繁人众，百务纷纭，再加工作失误，文教工作尚未提到应有高度。我相信，这问题终会有一天能解决。我们正企盼、等待、争取并祝愿新形势早日到来。

中国古文献研究园地的荒芜

杭州大学教授 蒋礼鸿

近年来，类似“我爸爸有的是钱，我干吗要上学！”的说法时有所闻。这样一股“读书无用”的风气泛滥在社会上，已经对我国科学研究进行了重大的冲击；特别是社会科学，更特别是古文献研究受到的影响之大是无法估计的。

最近我曾把青年时期写的一些古文字学的短文寄给某杂志请求发表，稿子退了回来，附信说：“尊作虽系旧稿，但有些解释不失新意。唯考虑到文中古文字甚多，印厂排制有困难，所用文言似也不合乎惯例，故将原稿奉还。”确实，我把我这样的稿子寻

找发表园地太不适时宜了。由此我推想，像以前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金文说》等著作也会找不到发表的机会的，他的书不也是一用文言写，二里面多有古文字吗？再推而广之，今天而治甲骨学或金文的人也只好把研究结果放在书篋里，来个自我欣赏了。这真是治古文献者的悲哀。

大家知道，清代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是整理古文献的名著。继此而写成的书，如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也对古文献的整理有所贡献。而在今天，却看不到刊物上有这些东西；纵有，也是少得极其可怜的。且不谈要超过王、俞、孙等人的水平，而继事无人（或少人），这不是古文献研究领域中的隐忧吗？面临古文献研究园地的荒芜，单靠几个或一批人的呼吁是不会有有效的，这中间有社会的因素，我们只能等待社会风气的转变。但是我们这些搞古文献的人却不能放弃专业，尽管“自我欣赏”“没意思”，还要继续“欣赏”下去。

《文献》创刊十周年纪念

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 顾廷龙

文献百花妍
建刊庆十年
名闻海内外
更看展新编

《文献》创刊十周年纪念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苏渊雷

知人论世孟夫子
好学深思太史公
文献网罗关世运
十年辛苦奏肤功

微 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 柳存仁

《文献》是我经常读的刊物。它既是季刊，每逢读完一期，一面常有爱不释手的感觉，一面就想最好能够快一些看到下一册。尤其是有些分两期刊载的文字，看了上篇，就很想追着快些看完。假如它的篇幅能够扩展一下，读者的欲望就可以立刻满足了。在《文献》创刊十年纪念的时候，我很诚恳地提出这一点要求。

《文献》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它在文字取材的充实，编排的新颖、大方，甚至补白性质的“文献之窗”的精辟，都可以说是有目共赏的，得到海内外读中国书籍，研究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人们的赞许，说它是这十年来中国出版的可以令人“刮目相待”的刊物，可无疑义。它目前仍待克服的困难，像印刷的物质条件的改进，校对文稿的细腻工作要得到印刷厂排印员工的机动配合，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是以后继续努力的指标罢？至于编者们对每一篇文稿的斟酌讨论，不厌其详，这我个人就可以举个

小例子做证。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刊过的拙文《海外治中国学问》，里面我引了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说他提到光绪十年（1884）长沙思贤讲舍刻的王先谦校本宋衢州本《郡斋读书志》。这个“思贤讲舍”我的原稿据范书写的原是“思贤精舍”，编者查了王校本的原刻，把它改正，拙文只算掠美。你想想这样的一字之微，编者做了多么大的工夫！

可是近两年来，虽说是在进行现代化的开放和改革声浪中，我对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现状，却有了很大的忧虑。海外有一句听了教人觉得刺耳的话，说是“全国皆商”了。本来经商牟利也是正常发展刺激生产活跃的一种手段，但是因此发生出版界的一部分偏差的现象就是正当的学术著作不印了，或是印数少到不成话，不用说私人购买，大约分配给图书馆都还不够。这是任何社会正常的现象么？就从实质方面来看，现在世界各国不论是大学或研究机构，也不论是图书馆或是个人，需要看中国书籍的人实在很多。用中文印的科技方面的书籍，外销也许数量不大，但是文史哲方面，我们都不能小觑这个广大的市场和它的潜力。我们的这种偏差的一时现象，如果连懂得读中国书的外国人也因为读不到像样的好书而摇头，我们岂不是真地有些矫枉过正了么？

其次，跟着下来的感想就是，近年中国一般青年们在努力读中国书，研究自己的背景文化，充实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这一方面，似乎不像过去那么热心了。甚至于，有的人书也不读了，工余的进修也不干了，一天到晚动的只是财迷的脑筋。这也许正是开放初期过程中发生的一种迷乱现象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延绵不断的。我们要创新，也该知道自己这几千年的优点和缺点，也要知道我们今日许多根深蒂固的恶现象的病根，才能动手去改变它，那我看最有意思和最需要的就是注意自己的文献了。若说，我们没有钱买好书，我们文教界的人在今天这样百物

腾贵的时候比较地说待遇太差了，这些当然也是很严重的，亟待改革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这一个基本的、命脉的关键。

我小时候看见过康有为的一册不知道那一年撰的宣传他的主张的小书，叫做《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我想，这在他大概是垂泣而道了。康长素的思想和事迹我们这里不必劳神去说它，但是他用这样耸人听闻的话做书名，我们起码也可以同情他的诚恳罢！《文献》读者们，如果我这里也想袭用康氏的半句话，叫做“不幸而言中”，你们能够原谅学舌的人的寸心么？

《文献》创刊十周年纪念祝词

〔美国〕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 钱存训

《文献》是一份有关图书、目录、版本和文献学的专门刊物，内容精湛，选材严谨，在国际学术界有其重要的地位。在当前国内提倡现代科技的同时，有此一份对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研究的定期杂志，值得特别推崇和维护。

当1979年《文献》创刊时，正值我离开北图32年后第一次回馆访问，喜见国内学术出版界欣欣向荣、多彩多姿，十分兴奋。其后，承蒙馆中惠赠本刊全份，得以不时翻检、细读，获益良多。我的学习兴趣主要在图书、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但对其他文史专题和典籍考订也多所涉猎；因此，《文献》对我的研究工作极有帮助，尤其这是北图主办的一份刊物，每期从遥远的祖国到达我的手中时，更有一种亲切之感。

《文献》的内容充实、版面整齐、校对仔细、设计美观，这是每期开卷时的总印象。编辑先生要我提点意见，我想下述两点，也许可以供作参考：第一，在内容方面，每期似可增加一些有关学术活动的报导、国内和国外重要著述和论文要目的定期介

绍，以及书目文献出版社和其他有关的新书预告或评介等等。这样，可使《文献》增加其情报性和工具性的作用，使其内容更加活泼生动，也可使读者对这一专题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和成就有一较全面的了解，对于一般文史研究工作者当会更有帮助。

第二，在印制方面，现在发行的报纸本，不能久存，希望能仿照其他学术刊物的前例，每期用胶版纸另印若干份，供应图书馆的收藏和国外读者的需要，这样可使刊物的保存能较为长久。

最后，在庆祝本刊创刊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对于当初和现在从事筹划、写作、编辑、排印、校对、发行这一份具有高水平刊物的工作同人的辛勤劳动，谨表钦佩！

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989.4.15

北京大学阴法鲁教授来信

《文献》杂志具有特色，十年来就我国丰富的古籍，开展探讨、发掘、整理及评论等工作，发挥了积极而有成效的作用。我从这个朴实的刊物，受到了启发和教育。值此创刊十周年之际，特向编辑部诸位同志致谢，希望刊物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

即颂

著祺

阴法鲁 4.15.

文獻百花妍建刊慶
十年名聞海內外更
看展新編

文獻創刊十周年紀念

一九八九年夏顧廷龍敬祝



顾廷龙先生为本刊创刊十周年题诗